

自由時代系列叢書

蔣介石與張學良

李敖編著

鄭南榕

發行

H.K. \$32.00

自由時代系列叢書

蔣介石與張學良

發行人：鄭南榕

發行所：台北市錦州街

四二六巷一弄二一號五樓

電話：(〇二)七一三五—三一

訂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

港幣叁拾貳元

美金伍元

目錄

- 一 李 敖：跋孫銘九給張學良和李敖的照片 一
- 二 孫銘九：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做的幾件事 一五
- 三 孫銘九：臨潼扣蔣 三三
- 四 孫銘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後果 五五
- 五 李 敖：蔣介石筆下的孫銘九 七九
- 六 李 敖：蔣介石殺自己的俘 八九
- 七 宋希濂：「鷹犬將軍」前言 九三
- 八 李世傑：調查局黑牢³⁴⁵天 一〇五
- 九 孟絕子：臺灣的浩劫 一六三
- 一〇 劉峯松：布農族何去何從？ 一七一
- 二 陳左弧：國民黨的詐欺伎倆 一八一

一三	李 敖	給新聞局局長邵玉銘的 公開信	一九七
一四	李 敖	國民黨查禁李敖著作表	二二一
一五	李 敖	從侮辱聖母到侮辱國父	二二三
一六	李 敖	李語錄	二二三
一七	李 敖	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	二三七
二二	陳左弧	說着玩的	一九三

跋孫銘九給張學良和李敖的照片

李敖

一九八二年秋冬之際，我寫了「別賴張學良了！」等幾篇文章，替張學良講話，對這位當年「西安事變」的民族英雄，深致懷念。文章發表後，在日本的陳平景有一天打長途電話來，說他在大陸碰到孫銘九，孫銘九聽說我為他的老長官抱不平，很受感動。我聽了，就告訴陳平景，下次有機會再碰到孫先生，請替我問候他，請他寫點回憶，並告訴他：我可能有「管道」，轉達孫先生向他老長官的致意。

今年九月十三日，在大陸的陳平景，花了八十一元人民幣，從上海打了國民黨政權無法攔截的直撥電話給我，（這不算三通吧？算是第四通——「通電」！）告訴我即將見到孫銘九了，

(P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THE MINISTR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长途电话话费收据
RECEIPT FOR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 CHARGES



流水号 SERIAL 853 / 日期 DATE 87.9.13, 收据号数 NO. 076468

通话人姓名 NAME OF CALLER 陈光忠		备注 REMARKS 3.00
通话地点、电话号码或通话人姓名 DESTINATION, TEL NO., PERSON REQUIRED 台湾		营业员 CLERK 230
种类 CLASS 04 字	通话分钟数 DURATION 13 分 MINUTES 28.00	
长途电话话费 (人民币) TOTAL CHARGES (RMB) 百 拾 肆 元 叁 角 分 ¥ 143.00		

一、此单据盖电信局戳记方可生效
INVALID UNLESS BEARING OFFICIAL STAMP

二、如有疑问事项凭此据办理
TO BE PRESENTED IN CASE OF INQUIRY

陈平景自上海直拨电话到台北的收据。

孫銘九託他轉給我的東西，不日將託使人帶到臺灣。

本月六日，我在臺中整理國民黨特務搜查洗劫臺中我母親家的現場時，收到從苗栗轉來的一封信。——陳平景辦事細心利落，前後二十三天，東西就轉到了。

轉來的是一包厚厚的信封，上面寫着：

請陳平景先生帶呈

李 敖先生親啓

孫銘九

背面寫着：「397849×239上海市吳興路246弄2號803室」。其中有給我的信，全文如下：

李先生台鑒：

陳平景先生向我傳達了您的真情厚意及張先生的話意，深為欣慰，特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謝！容以後有機會再行報答。

現附上我近期和青年的照片，便中請轉呈漢公。他對我的知遇、栽培和教育之恩，我將永誌不忘。

請陳平景先生帶呈

李 敦 先 生 親 啟

BY AIR MAIL

孫銘九

孫銘九致李敦的信。

李先生台鑒：

陳平景先生的來信傳達了您的真情厚意，張先生的語意，深為欣慰，特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謝。當以後有機會再行報答。

現附上我近期和青年的照片，便中請轉呈沃公。他對我的知遇栽培和教育之恩，我將永誌不忘。

請您轉達我的心意，祝他多多保重，我衷心祝他健康長壽。有機會有可能我期望能再謁見他，就是牧師駐的活著。請您轉達我的最重的心意，我不僅給他書信，更願他健康。敬祝
您好！

1987年
9月14日
孫銘九

請您轉達我的心願：祝他多多保重！我衷心祝他健康、長壽。有機會有可能，我盼望能再謁見他，就是我終生的渴望。請您轉達我的最重大的心願。我不便給他直接稟報，轉請他恕我。敬祝

您好

孫銘九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孫銘九希望「轉呈漢公」（張學良字漢卿）的「近期和青年的照片」，共有三張。第一張照片是黑白的，穿軍裝，背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攝於西安華清池

孫銘九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正是「西安事變」的時候，而「西安華清池」正是當年捉蔣的所在。孫銘九這一照片，也送我一張。背題：

敬贈

李敖鄉兄惠存

孫銘九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第二張照片是彩色的，穿列寧裝，背題：

李敦
敬贈

鄉先惠存

孫銘九

五八年
九月十四日



「西安事變」時的孫銘九。

最近攝於上海留念

孫銘九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第三張照片也是彩色的，穿短袖襯衫，背題：

八五年八月廿三日，為紀念抗日戰爭

勝利四十周年，應嘉寶縣政協之邀作

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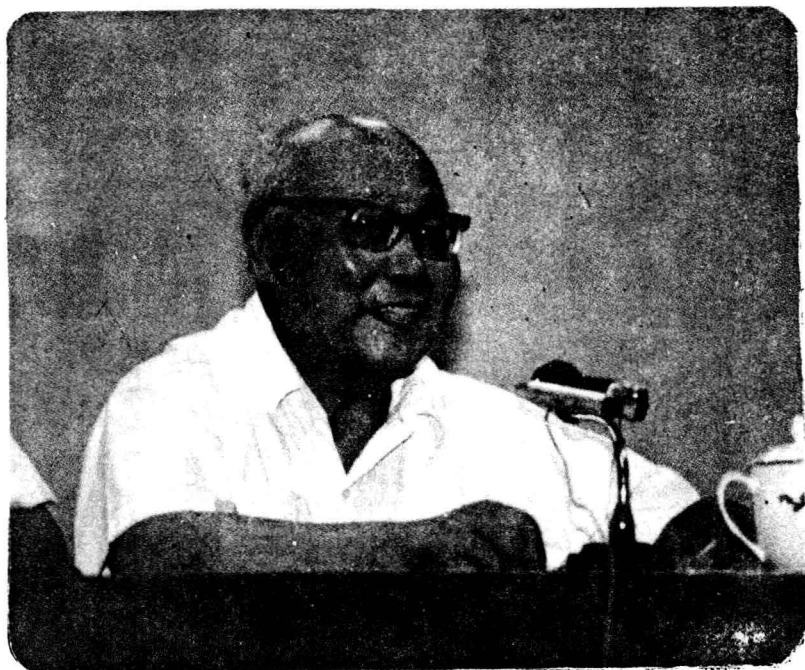
敬給

稱我為「小孩子」的

恩人一閱

孫銘九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照片中寫「稱我為『小孩子』的恩人」，可說是孫銘九對張學良表示的一個暗號，因為這種親密的稱呼，圈外人是可能不知道的。孫銘九畢業日本士官學校。（是真士官學校畢業的，不像蔣介石那樣冒充的。）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同學，張學銘任天津市長時候，孫銘九在天津警察局任職，後來轉任張學良隨從參謀，是張學良最貼身的人。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張學良去



八五年八月廿三日，為紀念抗戰
勝利卅一年，在嘉賓界政協之選作
著于“西安之變”之報告。

敬給

稱我“小孩子”
的恩人——張

孫銘九 1987年
9月14日

延安與周恩來秘密會見時，隨同去的，就只有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孫銘九。那天晚上的會見，張學良、周恩來在屋裏談，孫銘九就在門口守衛，可見張學良對他信任的程度。後來孫銘九調任警衛營營長，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時，張學良就是下令給孫銘九，要他去抓蔣介石的。孫銘九精明幹練，果然不辱所命，他捉到了光着腳逃跑的蔣介石，看盡了蔣介石張皇失措、嚇生怕死的一面。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蔣介石口頭承諾張學良提出的八條件之後，敢做敢當的大丈夫張學良親送蔣介石離西安回南京，倖倖然小丈夫的蔣介石一方面把張學良軟禁，一方面蓄謀解決張學良的部隊，把東北軍分化、瓦解。蔣介石的毒計，引起東北軍內部的嚴重爭議，少壯派認為張學良沒放回來前，應把「西安事變」扣留的蔣介石手下陳誠等多人留下來當人質，應該拒絕蔣介石下達的東北軍撤退命令，以保障張學良的自由安全，但是高級將領們則因動搖而暗與蔣介石勾搭者大有人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為了不甘張學良被出賣、東北軍被出賣，幹掉了軍頭王以哲等人。這一事件，被稱做「二二事件」、「二二事變」、或「第二次西安事變」。

據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何應欽「關於處理陝甘經過之報告」：

在張部決定撤退之後，西安方面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在二月二日的那一天，原任張學良的衛隊營

長現任特務團團長之孫銘九，和少數的激烈份子，反對撤兵的命令，要求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等收回撤退的命令。嗣因要求不遂，發生暴動，將王以哲戕殺，同時還有幾個高級官被害。不過暴動的人數不多，事變後，經楊于等設法鎮壓，第二天便解決了。

這一事件發生後，東北軍軍頭劉多荃電話警告楊虎城，要他在西安就地解決「激烈份子」，否則東北軍回師西安，將玉帛俱焚。於是由周恩來出面，把孫銘九等人送往陝北共區。據一九八三年「出土」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陳誠總司令呈蔣委員長報告東北軍二月二日事變牽涉之人員等情電」，在孫銘九亡命到陝北雲陽鎮第九天，東北軍軍頭劉多荃就暗派副師長高雲鵬跑去見陳誠，密報「東北軍對張漢卿已無信仰了」，「所謂要求放張回陝云云，不過少數老人面子」耳，「事實則都不願其再回部隊」。而劉多荃趁機的要求卻是：「希望將百〇五及百十二兩師共十二團，編為三個師」，原來還在賣身討價呢！

如今事隔五十多年，回想當年東北軍少壯派對「西安事變」後的處理看法，不能不說他們實在比高級將領們高明。例如扣留陳誠等人當人質方面，張學良臨走時本說三天以內回來，到南京後，忽來電報說放陳誠等人，這種電報是否出自張學良真意，不無可疑，理應等張學良三天內回來，再放人不遲，但是王以哲卻先囑放人，這是很失計的。據萬耀煌「西安

事變身歷記」，說十二月二十六日

夜十二時，徐芳來謂：東北軍少壯派力主以中央將領作質，換張學良回來，張一日不歸，中央將領一日不釋。這是今晚會議席上提出來的，王以哲憤怒拍桌子說：「副司令的電報命令，誰不服從就宰誰。」因此極度不歡而散。少壯派以某營長（指孫銘九）爲首，王等恐他們有不軌行動，所以今夜對仁壽里特別戒備，嚴密保護。

將在外君命都有所不受，何況君在外？東北軍軍頭不知善保裕面，其愚固不可及也！

又如拒絕蔣介石下達的東北軍撤退命令方面，東北軍軍頭們以爲與虎謀皮可以有利張學良、有利東北軍，並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國民政府明令恢復張學良公權等噱頭爲真正有厚於張學良、有厚於東北軍，這也是太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太不了解蔣介石的陰狠了。從一九八三年「出土」的當年電文中，我們可以得到佐證：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甘肅省政府財政廳廳長陳端致孔祥熙密電，就有這樣的話：

孝公（東北軍軍頭于學忠字孝侯）極感鈞座綏撫之至意。關於陝省問題，如中央決以軍事解決，勢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團集合，爲數亦近廿萬人，一經接觸，勢必向晉豫流竄。星星燎原，深爲國家前途隱憂。最好中央軍暫取緩和態度，向後稍撤退，一面俾孝公會同王主任庭午設法將東北軍調回原

防，與陝軍分開，並與赤匪分離，然後徐圖分化解決，則事半功倍，免致激成大變。……至於五十一軍共三師，其中有一師爲東北軍，故孝公前此態度不得不稍示模稜，職行動言語，亦不得不稍顧忌。昨夜孝公約職密談，知已略有布置。孝公決送全眷南來，並擬親行，藉與鈞座面商一切，……孝公全眷，均已摒擋就緒，一俟機到，眷屬離開，無所顧慮，即可顯明表示態度，則解決陝甘問題，自可急轉直下。謹此密陳，伏乞垂察。

東北軍軍頭已暗中輸誠，一至於此；配合「分化解決」，一至於此；密送家眷做人質，一至於此，……誰還營救張學良呢？可是，妄想與虎謀皮可以有利張學良、有利東北軍，是完全錯誤的。所謂恢復公權了的張學良，其實照樣軟禁；而于學忠等軍頭的最後下場，最後也不見光彩。于學忠最後被調爲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的閒職，五十一軍軍長也幹不成了。其實這種的下場還算是好的，像吳克仁那樣的軍頭，下場就更慘。吳克仁任六十七軍軍長，最後參加八一三上海保衛戰殉職，蔣介石卻硬說他投了敵，不給它進忠烈祠，六十七軍的番號也給取消了。回想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吳克仁由溪口經上海抵南京，發表談話說「蔣委員長待東北軍甚厚」，如今怎麼個「甚厚」法，天下皆知矣！由上面慘痛的教訓，證明了孫銘九他們對蔣介石採取根本不信任的態度，是正確的，而發生「二二事件」，也自有其道理。東北軍軍頭不知善保枱面，其愚固不可及也！